

鲁宾斯坦：原型以色列理论经济学家 rubinstein。弗里德曼：原型 Milton Friedman。

弗里德曼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在经济学界引发了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竞相传阅。他按照习惯，正坐在家中的火炉旁，听着木柴燃烧时发出的劈里啪啦声响，等待着鲁宾斯坦的到访。门口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紧接着一个外套沾满雪花的身影猛的出现，在弗里德曼面前，正是刚刚从以色列到达芝加哥的鲁宾斯坦。他一边对着冻得通红的手哈气，一边摇晃着《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说：“大家都觉得经济学的大厦已经落成，一般均衡理论以及博弈论深刻而优美的搭起了经济分析的框架，所剩只是一些修饰工作，你的这篇文章可是美丽而晴朗的天空上的一朵乌云啊！但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怎么能用预测的准确性来衡量一个理论是否成功呢？”

弗里德曼笑了笑，舒舒服服的靠在沙发上，用手指了指旁边的椅子：“朋友，别急，先坐下，坐下慢慢聊。桌子上有咖啡，如果你渴了，请随便喝一点咖啡吧。我们研究经济学是因为我们关注现实问题，我们希望用现实来检验模型是否合理，我们也希望我们提出的模型最后能对解决现实的问题有所帮助，如果一个模型的预测非常糟糕，就像一个笑话所说，在过去的五次衰退中，经济学家预测出了九次，那么我们如何用这个模型来帮助我们来思考现实呢？如果模型与现实差别过大，我们研究经济学的意义何在呢？”

鲁宾斯坦放下手中的论文，非常严肃的看着弗里德曼：“此言谬矣，让一个理论有经济学意义的是我们在理论中分析的概念是来源于真实世界的经济活动的。通过对这些模型与概念进行分析，我们试图去更好的理解现实，这些模型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能让我们思考这些经济活动的语言。”

“对呀对呀，所以我们要用预测的准确性来衡量经济理论嘛。”弗里德曼打断道。

“不不不”，鲁宾斯坦摇摇头，“虽然我认为让一个理论有经济学意义的是我们在理论中分析的概念是来源于真实世界的经济活动，但我不认为经济模型是一种描述世界的尝试，也不认为经济模型给我们提供了预测未来的工具，或是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我并不期待经济理论可以被当作政策建议的基础。”

“哦？”弗里德曼诧异的看着鲁宾斯坦：“那你眼中的经济模型是什么？如果经济学模型不提供预测的工具，也不能作为政策建议，甚至不能描绘现实，那我们研究经济学有什么用呢？就像宏观经济学，我们构建增长模型不就是为了发现增长的密码，让经济能更快的增长吗？我们引入央行，引入政府，不就是为了让模型更贴合现实，能做出更好的预测吗？难道你认为经济理论是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一类的童话故事？”

“哈哈哈哈哈”，鲁宾斯坦听到弗里德曼的调侃后反而开怀大笑，“不错，正是这样。我正是认为经济学模型就是童话故事，或者说，经济学模型就是一个又一个寓言。模型这个词听起来很科学，很数学，但我并没有看出来模型与寓言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区别。寓言故事的作者总是希望告诉读者一些道理，他通过创造一个在想象与现实中取得微妙平衡的故事来达到这个目的。像哈利波特一样的童话可能看起来太远离现实，像农夫与蛇一样的寓言看起来则过于简略。但这正是寓言的优势。想象与现实的结合可以让我们避开一些琐碎的无关紧要的细节，让我们接近故事的核心，获得一些洞见。当我们合上书本离开作者构造出的想象的世界，这些洞见伴随着我们回到现实世界。”

“所以这跟经济学模型有什么关系呢？”

鲁宾斯坦喝下一口水：“经济学模型也是一样，像皇帝的新衣一样，经济学模型也试图告诉我们某些道理，只不过我们是用数学公式而已，如果你想，你可以称呼经济学模型为经济学寓言。经济模型也是在想象与现实中跳舞，模型可能对现实进行简化，可能看起来远离现实，但这是必要的。因为只有通过模型，我们才能评估概念，进行分析，得到结论与洞见。当我们看完满篇的数学符号，这些洞见将伴随着我们回到现实世界。”

“荒唐，太荒唐了。”弗里德曼愤怒地拍着桌子：“那这跟编造故事有什么区别？你们构造出一

个比一个复杂的模型，假设越来越多，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你们写了那么多博弈论相关的模型，有哪一个模型的结论被实验证明了？一个需要你们花费几个月才能计算出结果的模型，现实生活中的人怎么可能在决策的一瞬间进行如此多的运算？就拿米尔格雷姆来说，他是机制设计领域的领头羊，他希望设计出一个机制让家中的保姆汇报真实的工作时间。结果呢？保姆告诉他他设计的规则太复杂，自己看不懂，然后他的保姆辞职离开了。听说你作为讨价还价模型的开创者，你在以色列街头试图教小贩讨价还价，还不是失败了。这就是你想要的洞见？这些远离现实的模型能给你洞见？”

鲁宾斯坦脸红了：“实证经济学不也是一样吗？很多模型预测完美，但故事毫无意义。一篇研究 1980 年土地改革与中国农村男女比的文章表示，因为土地改革让农民更加富有，农民有更多的钱去做 ct，而中国农村重男轻女，所以农民更容易的打掉了女孩。但是 1980 年很多农民几乎没有去过县城呀，ct 当时只有省会才有。这种模型的确预测完美，但是这个模型又有什么意义呢？”

看着弗里德曼没有吭声，鲁宾斯坦接着说：“我来举几个洞见的例子吧。一对男女朋友打算在圣诞节约会，他们都只能用邮件彼此联系，邮件在投递过程中有一定的概率丢失，他们最终会成功约会吗？答案是不会。因为男生在发给女生邮件后，并不知道女生是否收到邮件。因此女生需要回复男生我收到了你约会的邮件。同样的，女生此时并不知道男生是否收到了她的确认邮件，男生需要回复女生我收到了你的确认邮件。这样男生的第二封邮件需要女生的第三封邮件来确认，女生的第三封邮件需要男生的第四封邮件确认。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下去，为了打消双方的疑虑，需要无限次沟通。这个故事被抽象成了共同知识，即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某件事，这个你知道我知道重复无数次。这就是我所说的洞见。的确，现实生活中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故事呢？男生女生实地见一面就可以了。但现实中没有，并不妨碍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某些更深层次的道理。”

弗里德曼疲惫的笑了笑：“我想我明白了你所说的洞见了。不错，你说的洞见的确有趣，但它太飘渺太抽象了，它似乎不属于人间，是上帝的产物，这些洞见是美的，但这份美悬浮于高空。对我来说，人间更为重要。而预测，则给我们提供了改变人间的可能性。”

鲁宾斯坦看着弗里德曼，严肃的说：“朋友，也许你还不知道契约经济学吧。逆向选择模型里，委托人需要给低类型的代理人信息租来让低类型的代理人说真话，不会谎报自己是高类型的代理人。在道德风险里，如果投保人买了车险，他更可能开车不系安全带。这两个例子都告诉我们，激励是重要的。如果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是单纯的禁止什么事情，或者单纯的鼓励什么事情，而是设置合理的激励，让大家自发的去做什么，政府的命令会更好的执行。这不就是给我们提供了改变人间的可能性吗？”

弗里德曼似乎无法辩驳鲁宾斯坦的观点，他皱着眉头思考了一会：“朋友，你说的论点很有力，我也很难辩驳，但是如果考虑到现实的情况，你的这些观点就很难站住脚了。现实中，经济学家是要吃饭的，作为博士生，他们面临着毕业的压力；作为教授，他们面临着考核与发表的压力，这一切都与他们的论文有关，或者说，与他们论文发表的期刊有关，如果他们能发表到五大期刊上，那他们自然前途似锦，但如果他们的论文迟迟不能发表，那也许他们无法在学术界立足。也就是说，期刊的审稿人就掌握了这些经济学家的生杀大权。如果我们用一篇论文能否给我们提供有趣的洞见来衡量这篇论文的价值，洞见又是高度主观的概念，这样一来，期刊的审稿人与编辑的一己之见可以决定这篇论文的未来，这些一己之见又是高度不确定的。阿西洛夫的柠檬市场的论文不是被拒稿过很多次吗？如果不是靠着朋友的关系，那篇论文也无法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朋友，想一想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会发生什么呢？编辑与审稿人会倾向于接受领域大佬的文章，因为大佬的文章的质量会更有保证，年轻的学者的好的想法更可能会被忽视。与审稿人观点不符的文章很难发表，为了发表，你必须迎合审稿人的兴趣与品味，你最好要去追逐热点话题，而与主流范式不一样的文章也很

难发表，主流经济学会越来越死板，一直在小圈子里兜兜转，没法发现更大的新天地。”鲁宾斯坦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唉，你说的有道理。”

“但如果我们以预测的精准作为衡量标准，这些问题都会被解决。预测的精准性就是唯一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客观的，有一系列统计学的方法可以用来衡量预算的精准性，这个标准不随审稿人的自身品味与喜好而改变，准确就是准确，不准确就是不准确。我们可以保证真正有价值的文章会在期刊上脱颖而出。”

弗里德曼接着说下去：“不仅如此，因为产生洞见是有很高的门槛的，需要研究者对现实有足够深入的了解，需要有比较好的数学基础把他产生的洞见数学化模型化，需要有灵光一现的契机；这些都会让经济学研究阳春白雪，只有少数有天赋的人才可以从事经济学研究，大部分人被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这是你想看到的结果吗？但如果我们以精确性为标准，门槛会大大降低，更多对经济学感兴趣的人可以参与到经济学研究中来，这会让经济学学术研究更加有活力，靠天才推动科学进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学术研究更像工厂生产，由许许多多的科学研究者一点一点去钻研，他们也许不是像亚当斯密那么聪明那么天才，可以提出惊人的洞见，但人多力量大，人类知识的边界被这群人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扩展，也许每个人只能扩展一点点，但合起来，就是惊人的进步。”

鲁宾斯坦似乎早已想好了答案，胸有成竹的说：“不错，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你批评的期刊审稿的问题，最近越来越严重。其实以预测的精准性来衡量价值，何尝不会遇到这些问题呢？如果说审稿人对论文的审查是被动审查，以预测的精准性的审查是论文作者的自我审查。很明显，如果你是论文作者，对于那些非常复杂，高度不确定性的事情，比如股票市场的涨跌，因为模型的预测往往不准确，所以你不愿意去做这样的研究。人们做研究都会去选择那些明显的现象或者事实，因为这些事情预测很准确！为了预测的准确，人们会添加越来越多的解释变量，如果我们模型考虑到了真实世界的种种因素，哪怕最微小的因素我们也纳入模型，不错，这样的模型肯定预测精确，因为它就是真实世界，但我们要这样的模型干什么呢？这种过度复杂的模型又有什么用呢？”

他喝了一口水：“还有，怎么样去衡量预测的精度呢？如果我预测明天的天气是一半的可能性下雨，一半的可能性晴天，结果第二天是晴天，我的预测是精确的呢，还是不精确的呢？并且考虑到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人，人是会有预期的，理论也会自我实现，当我预测人们过度自信，如果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一观点，他们改正了过度自信的缺点，我们在数据上看到的结果是人们不再过度自信了，那么这个结果能够说明我们的预测不够精确吗？不错，以洞见来衡量论文的价值会让很多好的想法无法发表，但我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真正有价值的想法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他们总会遇到自己的伯乐，孟德尔的遗传学是在他去世后半个世纪被人们发现且重视的，经济学论文经过十几年甚至二十年后才发表也不罕见。”他露出了讥讽的表情：“虽然这样说会让你难过，但我想向您指出，钻石永远是钻石，玻璃永远是玻璃，一克的玻璃是玻璃，一吨重的玻璃依然是玻璃。同样的，不好的想法总归是不好的想法，这一点并不会因为你有多个想法，不会因为你的想法的个数而改变，一万个坏的想法始终不如一个好想法。”

弗里德曼辩驳道：“我们今天的讨论就是个思想市场。我们的思想在人们之间传播，思想的价值就是接受它的人数，我们试图去最大化思想的价值，不仅让思想尽可能的传播，也想要思想尽可能的被人接受，在这个思想市场上，我们相互竞争，自然有赢家与输家。不妨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将来的经济学界，是更多的人相信检验的精准性可以衡量经济学理论的价值，还是更多人相信理论带给人的洞见可以衡量经济学理论的价值。我相信，因为检测精确性的一系列优点，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会从数学公式数学模型之中解脱，来拥抱实证主义的大潮，这是历史的趋势，使我们无法改变的，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的，时间会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试看将来之经济学，竟是谁家之天下。”

夜色深了，争论的两人谁也没有说服谁，也许时间可以回答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也许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时间才知晓吧，更或许，这个问题会一直争论下去，永远得不出最后的答案。与其说这是一个有着“正误”答案的问题，不如说这是不同人不同的品味与审美吧。